

不知不觉,《可凡倾听》已步入第十二个年头。这些年所访对象涉及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影视等诸多领域,绝大多数情况下,宾主相谈甚欢,有的甚至因此还结为莫逆之交。然而,其中有三次访问中途夭折,无疾而终。节目虽有残缺,记忆却也珍贵。

一次是黄宗英。那时,宗英老师正受多发性脑栓塞困扰,行动迟缓,记忆衰退,一度几乎连自己名字也无法书写,面对采访要求,一概断然回绝。俗话说,“心诚则灵”,经不住一番死缠滥打,执拗的老人终于松口,同意随意聊聊。于是,次日清晨,便匆匆赶往老人借居于北京高碑店的一处普通民宅。

走进屋里,发现宗英老师正倚在靠窗的沙发上看书,桌上零乱堆放着一叠她的书法习作,四周空荡荡的。见到来自故乡的晚辈,老人自是十分高兴。说到江南的春天,原本走路也踉踉跄跄的她,眼里顿时闪出一丝光亮,喃喃自语道,江南的春天是最美的,而自己最想念的也是蚕豆、米苋这样一些时鲜蔬菜。临行前曾读《痴迷二十年——赵丹只为演鲁迅》一文,故而话题便由赵丹与鲁迅说起。宗英老师回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

五十九年前访问草婴

樊发稼

读了1月29日《文学报》任溶溶先生祝贺他的老同学草婴荣膺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文章,我立即想起五十九年前访问草婴的情景。

五十九年前,就是1956年。那是党的八大召开的年份。党和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鼓舞人心的伟大号召,大学里学习气氛浓极了。那年我是母校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二班(下)的学生,入团刚一年,校团委书记卢法秀给我们上党课时说,学生学习成绩差的是不能入团入党的。

那时草婴同志虽年仅33岁,但在文学翻译上已经取得卓越成绩,成为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是我们这些未来翻译工作者的崇拜偶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fans”——粉丝。

这年5月某日下午,我们学校《大学生》校刊的负责人冯联璋、朱麟怡和我,经事先约好,来到上海高安路一幢公寓楼采访草婴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盛府(草婴姓盛)宽敞的大厅里四周全是明亮的书柜,玻璃柜里整齐放满书籍——大部是原版俄文文学名著。草婴先生对我们这些他未来的同行——毛头小孩(那时我才19岁)极为热情,亲自沏茶倒水,介绍他学俄文的经验。他说俄苏文学是个大海洋,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合格的文学翻译人才。具体的话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只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不翻译诗歌(我是诗的酷爱者,当时已在上海和华东报刊发表一些诗歌习作),他谦虚地说,他不敢翻译,因为他不是诗人;他认为俄苏诗篇应该由通晓俄文的中国诗人来翻译。

我回校后立即写了一篇《翻译家草婴访问记》,登于《大学生》头版头条。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依依不舍告别草婴同志,走出公寓,上海已是万家灯火”。……

任溶溶文章里提到的老翻译家姜椿芳同志(1912—1987),笔名林陵,是母校校长,但我入校时他已调北京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一次他来沪出差,抱病来母校礼堂为我们作报告,介绍外文版《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的情况,报告中他突然身体不适,只好中止,直至约20分钟后重新上台接着讲完,师生们报以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



夜光杯

总有一种记忆值得珍藏

曹可凡

直至去世的二十年时间里,鲁迅的形象始终在赵丹脑海里盘桓驻足,挥之不去。“阿丹老想着要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有乡下人气息,天真可爱的老人。于是,他每天都往脏兮兮的服装仓库跑,淘来淘去,找来各种与鲁迅相关的衣裳,穿在身上,回到家里也不肯轻易脱下……”

但是,命运终究还是和赵丹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大艺术家与文豪擦肩而过,这成为赵丹一生最大的痛。“阿丹生命最后几日,和鲁迅生前模样像极了,满脸蓄着胡子,瘦极了……”沉默片刻,她似乎慢慢从回忆中回到现实。“我和阿丹小吵小闹多得很,但每次他受委屈,我必定站在他旁边。大苦大难,铸就了我们。人家问我一生最难演的角色是什么?我说难为赵丹妻。而一生中最成功的角色也是赵丹妻。”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即使黄宗英与冯亦代晚年携手共谱一曲黄昏恋,赵丹却是她笔下永恒的男主角,每本著作都有赵丹的影子。“我活着,就不能让他死了。”黄宗英如

是说。聊及未了心愿,宗英老师坦言,“倘若身体允许,期待能录制一份有声读物,为孩子们讲故事。我喜欢孩子,想着用口语化方式给他们讲故事。相信孩子们愿意听我这样一个白发老太太讲故事。”说完老太太将脸微微转向窗口,默默眺望着窗外一棵巨大的银杏树,阳光透过窗棂照射进来,将老人一头白发染成金黄色,仿佛一朵镶金边的白云,好看极了……

还有一次是赵无极。印象中,那次是赵无极先生与夫人弗朗索娃来上海美术馆筹备画展,经李磊馆长牵线搭桥,有缘与先生相见。采访地点就在美术馆。可是,刚一落座,还未等我开口,赵先生便用上海话指着我说:“依现在画画得哪能啊!”一句话说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赵先生,您可能弄错了,我不会画画啊!”我讷讷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

“格末,依小说还勒拉写哦?”我越听越糊涂,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嗯……小说也是不会写的……”

突然,赵先生将脸一沉,正色道:“依迪额小滑头,勿画画,勿写小说,靠啥过日脚呢?”

此时此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赵先生大概罹患“脑退化症”。这种疾病早期从外表根本无法识别,但只要一交流,便立刻可以发现端倪。遗憾的是,经过一个多小时拉锯战,仍一无所获,只得落荒而逃……

最近一次则是麦家。我和麦家同庚,虽说生活背景不同,但成长经历倒有几分相似。譬如,我们童年、少年时代均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备受歧视,只不过我向来退避三舍,逆来顺受,而麦家则用打架方式捍卫尊严。没想到,却因此被性格暴烈的父亲打得

我们国家到60岁的就算老人了,为什么?因为不用到单位里打卡,工资由社保局发。那么从60岁开始要不要运动?要不要锻炼?要不要健身?这个问题张工程师一直想不清楚,并且越想越糊涂。

有位70岁的邻居跟张工说:退休之后一定要多动动,如果一天到晚看电视看报纸睡觉伸懒腰,那么人很快就会萎掉。说得有道理。张工跟

教育世家

李子菁

一面不起眼的白墙上赫然写着“蒋氏宗祠”四个大字。明清时的“蒋氏宗祠”不仅是祠堂,还是家塾。蒋氏第十八代子孙蒋元顺以纯孝而享誉美名。在他谢世后的咸丰四年,经乡绅倡议,皇上御旨旌表,赐银三十两敕建孝子牌坊。因造纸发迹起来的蒋氏家族并未只追求财富,他们将优厚的资源投入到了教育中。民国后,家塾改为新式学堂,即著名的美新小学,这是富春江南岸的第一所高等小学。在美新小学存在的30多年间,诞生了蒋玄伯、蒋聘年、蒋英棣等近百位享誉中外的学者、艺术家,新关村“教育世家”的美誉由此而来。



陈丹燕

另一种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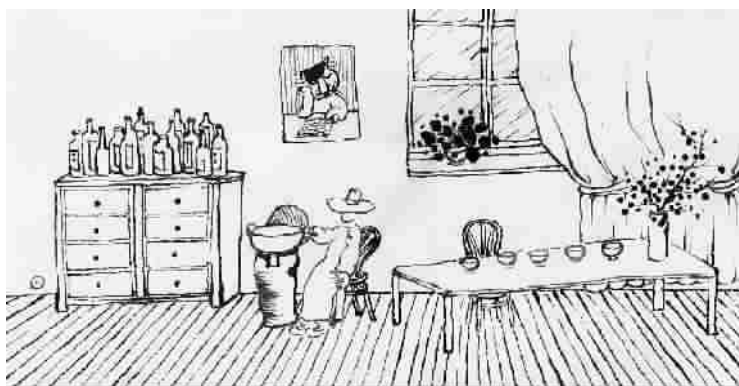
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等接驳飞机,好久,所以只能在机场商店里闲逛。在珠宝行前遇到一个手指上已满是珠宝的阿拉伯女子,她正在买更多的珠宝。她拿着一张金色信用卡,不停地,温和地,乞求地让男服务生拿更多的珠宝出来查看。她柔和地请求着,查看着,试问着,征询着对方的评价,“这样好看吗?”她问,“或者这个更好看?”将对方当成需要取悦者。

突然发现这些我都做不来。我似乎不会用丈夫的信用卡如此买珠宝,我也不会这么亲近和喜爱珠宝,还有,要是看到什么好看的,总是本能地想,啊,我喜欢吗?而不是想啊,他喜欢吗?这就是职业妇女的独立性和自我性吗?

听那女人对男店员解释,一部分是买给自己女儿的。我也有个女儿,要是我想送她一个贵重点的首饰,她马上反对,怕自己丢了。我们都是习惯卷着袖子干活的女人,害怕自己照顾不好那些珠宝,所以戒指就是一个圈,项链也是一个圈。

在一旁看她温柔地询问,愉快地与那男孩子分享对漂亮东西的感受,突然羡慕她的柔软和繁复,这是另一种女人的生活。

鼻青脸肿,鲜血直流,父子关系日趋冷漠。直至成年,麦家仍难以释怀。步入中年后,正当他渐渐转变想法,试着要和日益衰老的父亲接近时,一场大病迅速夺走父亲全部意识,老人瞬间进入万劫不复的记忆黑洞。父亲过世后,麦家撰文表达“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凉与愧疚。访谈过程中,我小心翼翼涉及这一话题。不想没说几句,麦家突然感情溃堤,掩面长泣,无法自持,哀叹此生最难过的是没有机会取得父亲的谅解。访谈不得不戛然而止。送他们夫妇下楼时,麦家兄不无埋怨:“你应该知道,表面看似固执的人,其实内心是很脆弱的。你不该点我的痛处。”事已至此,我也不便说什么,只得默然以对。麦家兄做过不少电视节目,想必和我那次对话印象深刻。因为,直到数月之后,谈起之前节目之事,似仍心有余悸:“人说与智者交有二忌:忌不知人,忌人知我。那次相交,我两忌皆输;访谈前,可凡兄备足功



一锅寻常滋味,平添无尽乡愁 (中国画) 老树

长寿在于不动吗

童孟侯

既然是养生专家说的,当然不会错。张工不到公园锻炼了,每天在家泡两壶红茶,上午是祁门,下午提高档次喝正山小种。从此,张工精神极好,只是晚上睡不着了。

又有一天还是看电视,记者在现场采访马拉松比赛,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走到镜头前说:我81岁了,还坚持跑到终点,我胜利了。身体是要保重的,但不必太宠。

张工琢磨:我肯定太宠了,跑步肯定对身体有好处,要不然81岁跑什么跑?要不然这么多外国人跑点啥?于是,张工开始练跑步。半年跑下来,张工觉得两条腿力不从心,他想歇搁。

就在这个当口,张工读到党报上的一篇文章,

我作为大剧院最忠实的观众之一,由衷感谢上海大剧院为上海、乃至为中国的音乐艺术和歌剧艺术繁荣发展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

十年来,我见证了上海大剧院努力优化整合国内外优秀的音乐艺术院团和杰出的歌唱家、歌剧演员,积极吸收引进国际高端的舞台技术设施和音响设备系统,使得上海的市民和游客能在上海观赏到最经典的歌剧和音乐会,体验到最优美的剧场音响效果,使得上海大剧院真正成为国内最早、最专业的现代化大型剧院,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歌剧艺术殿堂。

最开心的事

周小燕

这十年来,到上海大剧院看歌剧和音乐会也成了我最开心的事。我记得七十年前在法国学声乐的时候,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导师,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经常到巴黎歌剧院剧场欣赏她的学生表演歌剧。我那时在想,如果我到了像她那样年纪的时候,也能经常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剧院观赏我的学生演出,那该多好啊!我要感谢上海大剧院帮我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望!在这里,上海音乐学院培养的廖昌永、魏松、杨小勇、张建一、沈洋、高曼华、王作欣等等,举办过多场个人独唱音乐会,也演绎过许多歌剧中的角色,其中有些就是我的学生,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十分欣慰。

我的助手帮我作了个统计:这十年里,我到上海大剧院观看歌剧和音乐会至少有150场,包括近几年上海大剧院与国外著名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波希米亚人》《阿蒂拉》《曼依·莱斯科》,以及我们自己制作的《燕子之歌》《一江春水》等。

每次到上海大剧院都是坐11排1座。我的外孙也说我到上海大剧院看戏的次数比到饭店吃饭的次数还多,他还说生活中第一多的时间在家里,第二多的时间在音乐学院,第三多的时间在上海大剧院。

他们说得都对。其实,我每次在去大剧院之前都充满着享受美好艺术的期待,都要像去吃喜酒一样先精心准备一番。

我过去是、现在是大剧院“制造”看明日本栏。上海大剧院的常客!

十日谈

九旬指挥家的喝彩,请

是、将来继续会是大剧院“制造”看明日本栏。

那是振聋发聩的: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无朝气,看看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

放下报纸张工想:虽然我60多了,但我还应该坚持健身,我也代表着中国的朝气,我也是一分子!可是,张工的膝盖越来越痛,从每天跑一个半小时,减少到半个小时,很勉强。张工就到街道医院咨询医生。医生说:你膝盖里的“万向节”磨损很严重,里面的那层膜,或者叫软骨,已经很薄了。你还要拼命锻炼,就等于骨头磨骨头,哪能不痛?现在有个口号,要记住了:节约关节!

张工很想从此不跑,但是觉得对不起国家的一分子。一天,他碰到了好朋友志斌。志斌说:我告诉你两句话——生命在于运动,长寿在于不动!

“长寿在于不动”?这话蛮新鲜,谁想出来的?志斌分析道:你看乌

辞马吟

孙洪康

冬日浙西远山低,马年虽辞自奋蹄。不敢妄言千里志,只将余力学耕犁。

龟动不动?你看鳄鱼动不动?都不动,它们都长命。你看苍蝇动不动?你看蚊子动不动?一日到夜飞啊飞,短命啊!

张工进入了“长考”,最后,他对志斌说:我在一本励志书上看到,说惜命的最好方式不是养生,而是折腾自己,要把自己的生命淋漓尽致地燃烧掉。我觉得……

志斌打断他的话:你60多岁还看什么励志书啊?周梦蝶说:“世界老时,我最后老;世界小时,我最后小。”生命在于静止!60岁之前靠动养,60岁以后靠静养!是吗?张工将信将疑。